

中国文明的密码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

何新
著



原

屈原（约公元前340年—公元前278年）：战国时期楚国诗人、政治家。芈姓，名平，字子胥。又自云名正则，字子均。被后世尊称为“辞赋之祖”、“词圣”。因遭排挤诽谤，被流放沅江和湘江流域，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，屈原自沉汨罗江，以身殉国。



见

王羲之（303年—361年）：东晋书法家，被誉为“书圣”。字逸少，号澹雅，人称“王右军”、“王东阳”。王羲之博学多才，工于书法，善隶、草、楷、行各体，精研体势，心摹手追，广采众长，备精诸体，尤以行书为最，被誉为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，有“书圣”之称。其书法兼善隶、草、楷、行各体，精研体势，心摹手追，广采众长，备精诸体，尤以行书为最，被誉为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，有“书圣”之称。



原



羲

王羲之（303年—361年）：东晋书法家，被誉为“书圣”。字逸少，号澹雅，人称“王右军”、“王东阳”。王羲之博学多才，工于书法，善隶、草、楷、行各体，精研体势，心摹手追，广采众长，备精诸体，尤以行书为最，被誉为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，有“书圣”之称。其书法兼善隶、草、楷、行各体，精研体势，心摹手追，广采众长，备精诸体，尤以行书为最，被誉为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，有“书圣”之称。



原



羲

第五代（公元907年—960年）：后周末期，伊尹（公元前16世纪—公元前10世纪）：伊尹，姓仲，名伊，原为莘国后裔，故称伊尹。为商朝初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是三皇五帝之一，也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家之一，也是中华圣人。



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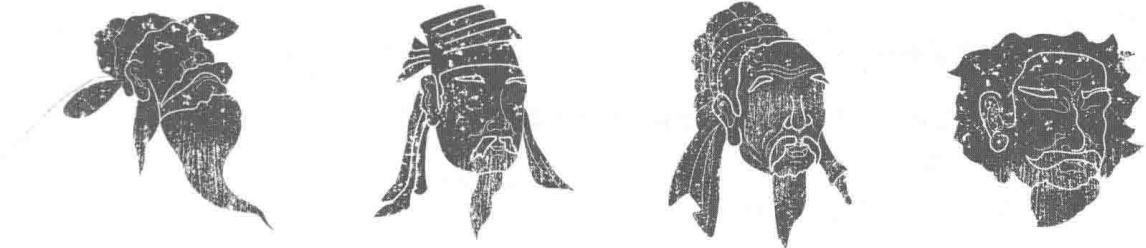
原



李白（公元701年—公元762年）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唐朝浪漫主义诗人，被后人誉为“诗仙”。李白与杜甫合称“李杜”。李白的诗以豪迈奔放、清新飘逸、想象丰富、意境奇妙、语言流转自然、音律和谐多变、被誉为“谪仙人”。李白一生好酒，喜交友，和贾岛、高适、岑参、杜甫并称“盛唐五大家”。李白的诗在当时就受到普遍推崇，影响深远，至今传诵不衰。

刘蕡（公元770年—公元812年）：汉武帝时人，字子翬，中国唐代著名诗人，生平情况不详。孙思邈评价他：“高情碧霄外，清风朗月间。”古书记载，刘蕡是山东人，生性高洁，不苟言笑，不阿附权贵，不媚权贵，不向权贵低头，也不向权贵妥协，不向权贵屈服。

秦始皇（公元前259年—公元前210年）：中国首位皇帝，秦朝开国皇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开创者。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，自称“始皇帝”。他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，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，被毛泽东誉为“千古一帝”。



中国文明 的密码

何新
——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明的密码 / 何新著 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9.1

(何新文选)

ISBN 978-7-5143-7503-9

I. ①中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文化史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K20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9552 号

中国文明的密码 (何新文选)

作 者：何 新

责任编辑：张 霆 姚冬霞

出版发行：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电 话：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：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：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：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9 字 数：270 千字

版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43-7503-9

定 价：4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“何新解密中国文化三部曲”（《诸神的世界》《诸子的真相》《中国文明的密码》）汇编了何新先生早期及迄于晚近的一系列国学研究之学术成果。内容包括神话学研究、文史考释、古天文历法学、经学、孔学、诸子学及中国上古史诸领域之研究。

何新先生于古学之研究，视野宽阔远大，涉猎多种学科。所涉所考，皆钩沉稽隐、遍探故实，而征引宏博，议论发微极为深入。其主要研究方法，则以训诂为主，包括文字、音韵等方面大量的知识，同时涉及了甲骨文、金文、神话学、考古学、古天文学、古历法学、古典哲学、中国上古史等难度较高之领域。

何新先生凭借深湛学术功力，对千年以来困扰无数学者的未解之谜，基本予以破译，使人有豁然解悟之快意。同时，作者以训诂方法打通古语今语之异，古音与今音相推，雅言与俗语互参，本义与新义转相阐发，再以典雅流畅之文体翻译之，有起古人于冢下之神奇，读之如有见古人之貌、聆古人之语的亲切感。中国文化之古老传统与脉络，通过故纸堆的勤奋梳理和细密甄别，于兹乃彰然可寻。

何新先生的古学研究，打破了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经学研究长期因循守旧的局面，结束了传统经学门户壁立、零散不整、难成系统的平庸状态，突破了传统的以经说经、蹈袭旧论而基本在经籍之范围打圈子的陈旧模式，大大开拓了国学研究的宽广道路，展示了小学训诂这门古老传统学术深厚而顽强之生命力，使人领略到伟大华夏文明非凡的历史魅力。

综览此三卷，作者以小学为术，问大道之学，灵活运用人类学、文化学、宗教学、神话学、语言学、考古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历法学、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等多种人文学术成果，打通了经学与史学之道脉，既有切合古义而独具风格的白话翻译，又有征引宏博、逻辑严密的朴学考证和分析。作者涉猎驰骋于经、史、文、哲之间，做到既复原经典文本之古义，又借此推考上古中国社会之历史。在方法上，则既有对传统学术的有机吸收和继承，又从更为宏大的角度革新了经学研究之旧法。

【古天文历法】

- 八卦与九宫 / 003
后羿射日与历法改革 / 015
上古五行十月历 / 023
端午节的由来 / 032
清明节·寒食节·上巳节 / 040
《夏小正》考释 / 061
《夏小正》经传注释 / 067

【先秦杂谈】

- 伊尹考 / 099
钟馗考 / 102
邹衍考 / 105
史官考 / 110
床第考 / 115
古代军事制度考 / 118
秦昭王：千古第一帝 / 123

【古案新解】

- “中国”之名考古 / 133

“支那”语源于《圣经》还是佛经 / 138

八大山人名号的来历 / 141

安阳东汉西大墓墓主不是曹操 / 148

海昏侯墓出土屏风新释 / 153

马王堆帛画新释 / 156

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写错字了吗 / 162

对“心”与“囟”字的千年误读 / 164

被庸医误解多年的“肾”和“补肾” / 167

辣椒原产地在中国 / 170

西红柿原出中国 / 173

【古史片羽】

何新读史札记（上）/ 177

何新读史札记（下）/ 195

【汉学心得】

论经学乃传统文化之本 / 219

略谈经学大家 / 2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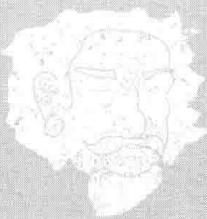
为梅颐平反 / 223

【释字诂义】

释“仁” / 229

- 说“士” / 232
说“美” / 233
释“乾坤” / 236
释“后土” / 238
释“丕显” / 241
释“奸令” / 243
释“吉凶” / 244
释“帝” / 246
释“南” / 249
释“神” / 253
“五行三正”诂义 / 255
“道德”诂义 / 256
若干古文字考索 / 258
训诂与六书 / 261
汉文字系统并非象形文字 / 264
- 何新著作年表 / 289

【古天文历法】



八卦与九宫

杨希枚先生曾指出，对某些神秘数字的迷信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。这些神秘数字，构成了古代人的一种神秘语言：

“神秘语言常是非自喻性的，也即隐喻性或象征性的（metaphorical or symbolistical）语言。这种语言另有其神秘性的意义，非可就世俗语言的观点而直接求其了解。例如同一个‘+’字，就基督教徒而言，就显然有非一语可以道尽的复杂的神秘意义。神秘数字同见于其他民族，在西方学者有关宗教的著作中不乏讨论。有关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的问题，就国人论著而言，却似乎仍未见有系统的研究。就著者所知，三十年前，闻一多、季镇淮和何善周三氏曾合撰《七十二》一文，指出七十二是或与阴阳五行有关而泛表多数之意的一种虚数。虽然，究与阴阳五行有何种关系，又何以如此，而七十二即为泛表多数的虚数，闻氏等却未能加以说明。其后，周法高先生在《上古语法札记》一文内，指出前人曾论及十二、三十六、七十二之类的数字，‘都有表示虚数的可能’；此外，谈到藏语中的‘九’，跟汉语中的‘九’一样，也可以是虚数或神秘数，两者究源于同一母语或由于文化关系，颇可注意。”^①

事实上，对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研究，可以写一部专书，但我们在里只想讨论与中国古宗教神话有最密切关系的一组数字。

《周易·系辞》：

“天一、地二、天三、地四、天五、地六、天七、地八、天九、地十。天数五，地数五。”

此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十个自然数，本来是极其简单的，但

^① 杨希枚《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》。刊于台湾《“中央研究院”民族学研究所集刊》1972年第33期。

在上古时代，数字却是一种神秘的符号。它们如此排列在《周易》中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为什么所有的奇数在此都被称作“天数”，而所有的偶数，又都被称作“地数”呢？

这个问题，可以通过下图给予回答：

天一 → 地二 → 天三 → 地四
(混沌、太极) (两向地理方位) (日、月、星，三皇——三光) (东、西、南、北)
→ 天五 → 地六 → 天七 → 地八 → 天九 → 地十
(五行) (六极、六合) (七曜) (四方四佐) (九道、九寰) (五帝五佐)

上列各项中颇可注意的是，这里所有的奇数均与天文现象有关，故称“天数”；而所有的偶数都与地理现象有关，故称“地数”。

一就是太极、混沌，也就是道教所人格化了的“元始天尊”。

三就是三皇一名的本义，即“三光——日、月、星”(《说文》)。

五就是五行或五常，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大行星。

七就是纬书中及道教书中常谈的七曜——日、月、五星。

九就是天的九重寰宇(详见《说文》“扶桑”一章所论)。

二即地理上的二方位观念(见后论)。

四即四维——东、西、南、北。

六即六维或称六合——四方以及上、下。

八即四正四维(详见《吕氏春秋·有始》)，即东、西、南、北以及东北、西南、东南、西北。

十即地理上的五方之神配上它们的五个伴神。

以下择其要者，略作一些讨论。

天一，又称太一，又称太极或无极(《周易》)。在老子哲学中，一就是道，就是作为万物起源的混沌(元宇宙)，也就是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元光明以及元黑暗。而在秦汉人的宗教思想中，一作为太一，更具有种极其神秘，同时又极其神圣的意义。由于秦汉时代的宗教思想早已由上古的拜日一神教演变为合天神—

地祇一人鬼三界于一体的多神教，因此本来作为太阳神的太一，其宗教含义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简略些说，这种变化就是：由作为太阳神耀魄宝的太一，变为大火太一，再变为北辰太一，再变为北斗太一，最后变为太岁太一。

这种演变，突出地表现在辰星概念的演变上。

在中国天文学中，“辰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。关于此字本义，文字学家虽有多种说法，但至今仍未有定论。我们只知道，在古代天文学中常用“辰”这个概念，表示时间和观象计时的标准。

古代世界中的各民族，由畜牧时代跨入农业时代，必定伴随着天文学上的发展。在中国古天文学中，辰这个概念表示着一种据以定时的标准。对于各个不同民族，在他们天文学的历史上，选定作辰的标准也常是不同的。例如埃及人看天狼星定辰，巴比伦人的“辰”却是广车星（cupeilla），而中国人最早用来定辰的星是太阳。所以在中国语言中，太阳东升即叫作“辰”——早辰（晨）。观测日之出没以定“辰”，这是先民最原始的也是最简便的观测法（这可能就是《汉书·律历志》所说的上古“黄帝历”的历法），但在前面讨论后羿射日神话时，我们曾指出，古代发生过几次大的历法改革。第一次就是把以观测太阳计辰的历法，改变为以观测“大火”计辰的历法。古书中所谓：

“五月初昏，大火中。”（《夏小正》）

“季夏六月黄昏，火星中……”（《毛诗正义·卷八》）

就是以大火计辰方法的实录。这时大火取代了太阳，成为“大辰”。

但除此之外，在上古时代的一些族团中，还有采用观测参星（参见东方为冬至）作为定时标准的^①。参星又称“伐”，所以《公羊传》有“伐为大辰”（昭公十七年）的说法。而北极星则构成了太阳以外的第四个大辰^②。因之在北极星周围，日夜围绕它旋转不休的北斗七星，在古代也曾被作为观象授时的标准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

^① 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。”

^② 《公羊传·昭公十七年》：“北极亦为大辰。”

“北斗七星，所谓‘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’……分阴阳，建四时，均五行，移节度，定诸纪，皆系于斗。”

《尚书·大传》：“七政，谓春、秋、冬、夏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道，所以为政也。”

《尚书》马融注：“七政者，北斗七星，各有所主，第一曰正日，第二曰主月法。”

除此之外，北极星之所以受到崇拜，还是因为它被看作天盖的正中心点。古人认为，整个天体以它为中轴，循环转动。他们认为位于大地正中的昆仑山顶有一棵建木，直接与这颗位于天中的帝星相连，距离是昆仑山高度的八倍^①。汉代纬书《春秋文曜钩》说：

“中宫大帝，其精北极星，含之出气，流精生物也。”

“阳起于一，天帝为北辰。”（《保乾图》）

“紫微大帝室，太一之精也。”（《合诚图》）

“天皇大帝，北辰星也，含元秉阳，舒精吐光，居紫宫中，制驭四方，冠有五采文。”（《合诚图》）

综上所论，我们已经揭示了中国古代对“一”——“天一”这个数字迷信的由来。它起源于对太阳的迷信（太一即泰帝，本来指太阳神），而后来则演变为对“大辰”星（大火和参伐）的迷信。最后（可能在战国秦汉之间）成为对北极星的迷信^②。并且从此以后，天文学和占星术上，就只把这颗星叫作“太一”了^③。

以上详细讨论了对“太一”即“天一”的迷信问题。由于这个问题关联到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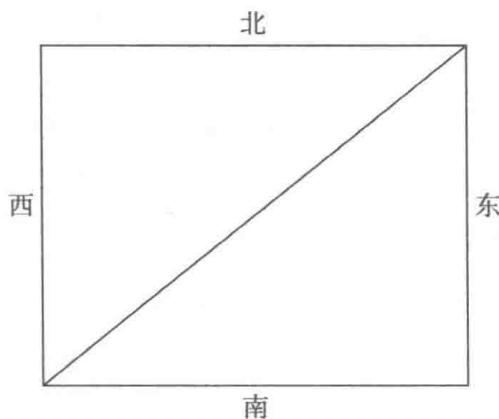
① 见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：“或八倍之，是为太帝之居。”

② 有趣的是，太阳是最早的太一这一观念，也转移在太一星上。所以《晋书·天文志》说“太一，玉皇大帝，名耀魄宝”——即把本来属于太阳的名号赋予北极星。

③ 木星及其反影在战国晚期成为又一个“太一”和“辰”。这是因为当时的天文学家了解到木星在天空中以12年（实际是11.86年）为周期运行。观察木星的位置，可以推算年度，所以木星又叫岁星，并定作北极星以后的又一个“辰”。春秋以后历法家分黄道周为十二次，各次用子、丑、寅、卯等十二辰做符号。战国末期，发现每逢寅年岁星在丑，卯年岁星在子，辰年岁星在亥，如此经过十二年，岁星周游一遍。那时的人就想象有一个岁星的反影，也在黄道附近周游，速率和岁星相同而方向相反。用这个反影纪年，比直接用岁星纪年便利。这个岁星反影，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叫作“太阴”（本来是月亮之称），又叫“天一”“青龙”，《黄帝内经》称其为“太一”，《尔雅》称作“太岁”。

国上古和古代天文学中的一系列问题，所以比较复杂。与此相比较，对于“地二”的迷信，其来源似乎也不那么简单。

对于“地二”之数的来源，至今尚无论及者。我的看法是，这个数起源于上古时代以二方向定位的观念。这一点，从现代人的角度看，可能是相当难以理解的，因为我们几乎是从童年时代开始，就已习惯于四方三维的空间定位观念了。但实际上，上古先民对大地方位的认识，却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。由无方向观念，到有方向观念，又逐渐发展出二维、四维、六维、八维以至全方位的观念。这一点最早由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、阎若璩、胡渭等人提出。他们在研究《尚书》时发现：上古人凡地理言南者，皆可与东通，而凡言北者，又均可与西通，非同于后世以为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向所迥然相反者^①。对于上古时代人们的这种二维方位观，可试作构拟如下图：



中国上古的二维方位观念

由此我们可以理解，为什么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等保留着大量上古地理材料的书籍中，在对大地方位的认识上，显得那样混乱。即以对太阳起落的描述来说，他们有时说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有时却又说是从南方。而太阳的没落之处，他

^① 阎若璩著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卷六。

们有时说在西方，有时却又说是在北方。许多山和水（如昆仑、昧谷、丹穴等）的方位，记述更是极其混乱和矛盾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混乱中又常有一种规律性，即：虽然古书中常见东与南、西与北的混淆，却很少见到东与西或南与北的混淆。

但是，如果联系现代天文学的知识，更深刻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古人关于大地二方位的观念，其实也是从对太阳运动的实际观测中形成的。

我们知道，直观地看上去，恒星和银河似乎整夜在运动，好像附着在一个绕空中一固定中心（现在叫作北天极）旋转的、不可见的、倒扣着的大碗上。根据地球表面不同地点的观测，可以推断出这只碗实际更像是一个环绕大地的巨大圆球，而大地本身也是一个圆球^①。我在拙著《释乾坤》中曾论证：乾何以称天，坤何以称地，旧说多未确。乾字古音读幹。繁文作“幹”。幹字古音与今音不同，当读“管”。幹者，旋转之物也。管、旋、乾三字皆叠韵，故相通。古人称天为幹（即乾），又称作“旋”，称作“圜”。《说卦》：“乾为天、为圜。”圜今音读还，古音读旋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引师古注：“还读如旋。”旋亦书作玄（杨向奎《绎史斋学术文集》曾释玄即旋之本字）。凡此，皆表明古人之宇宙观。根据此种观念，天乃旋转体，日夜转动不已。《庄子·天运》：“天其运乎？……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已耶？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得已耶？”此观念之根据，则来自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观察。夜晚看星空运动，周天运行如一大旋体。古人称天为乾、为幹、为旋、为还（天道好还即天道好旋也）、为玄、为旋宫（见《拾遗记》卷一）、为大钧（见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大钧即陶轮），其所取义，皆本于此。

这种观点的依据正是：包含着恒星的假想“天球”，看来是从东到西均匀地转动，每隔二十四小时返回其起点，这一事实是古代人颇为熟悉的。我们把这个运动称为周日旋转。

^① 古代游牧民族民歌《敕勒歌》中的名句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”，也把天体想象成半球形。

由于北极星恰好离北天极（北天球中诸恒星绕之旋转的表现中心）很近，所以古代把这颗星定为天的键轴，又叫“天中”^①。但是，如果进一步观察日出前和日落后的恒星，我们能够发现太阳每天都在缓慢地改变它相对于恒星的位置。事实上，太阳沿着一条从西到东穿行于诸恒星间的路径通过“黄道十二宫”，三百六十五天之后再返回它原来的出发点。更确切地说，太阳并不是单纯地向东运动，还有一个沿南北方向的运动：大约在3月21日（春分）正午时分，太阳位于地球赤道处的正上方，然后每日向北移动，直至大约6月21日（夏至）正午它位于赤道以北23.5°处（北回归线）的正上方。然后，太阳重新向南移动。大约到9月23日（秋分）的正午，它又返回赤道的正上方，大约到12月21日（冬至）的正午，它位于赤道以南23.5°处（南回归线）的正上方。此后，太阳再次向北移动，如此循环不已^②。

也就是说，从太阳运动的直观现象中，古人已观察到，太阳在不同的季节，其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东到西，而同时还是由南到北的。这一点在冬季就尤为明显。那时候太阳看起来仿佛是从偏东南方升起的。由此我们也就理解，古人为什么把南方称作“丹穴”“太阳之地”，认为是太阳的老家；却把东方称作“少阳”；而把北方称作“暮谷”（昧谷、蒙谷），“太阴之地”，看作太阳被埋葬于地下的“墓地”^③；却把西方称作“少阴”^④。不难想象，当上古先民尚未形成固定的天地四方观念时，他们必然只能靠视觉和感觉去追踪太阳的运动。因此他们只能掌握两个方位——太阳升起的方位，即东方与南方的重合；太阳下落的方位，即西方与北方的重合。而这恰也正是“地数二”的起源。

^① 因此“中”有定标尺的语义。“忠”的语义可能由此推演而来。即定标尺于心，矢志不移，此即所谓“忠”。

^② 这里所介绍的天文知识，请参看G.Holton著《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》一书第一章。

^③ 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：“东北神明之舍，西北神明之墓也。”神明即太阳。夏季太阳偏于东北，故又称“神明之舍”。张晏注：“日没于西，古文曰墓。墓，蒙谷也。”

^④ 《博物志》：“东方少阳，日月所生。西方少阴，日月所入。南方太阳，北方太阴。”